

# Telling Human Stories Well with Brushes: the Academic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Painting Narrative Discipline and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Zhang Y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Abstract:** The opportunity of narrative in this paper is the expec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ology in the Western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which intends to surpass the contextualized international horizon. The goal of narration is to translate paintings into non-verbal narrative information and to lead the analytical model of narrative interface and interpretation tools into the world of large-scale dialogue in the possible world of stories and myths, which not only realizes the turning of painting narrative literature to painting narrative discipline in the ideal literary world of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but also organizes and designs the ar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national capital operation dominated by international painting stories and international painting narrative in the top design of the narrative empire of the imperial order with the influence of news media narrative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technology market.

**Key words:** Paint brush; International painting narrative discipline; Academic bas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ceived: 2020-07-30; Accepted: 2020-08-11; Published: 2020-08-31

# 用画笔讲好人类的故事：国际绘画叙事学科建立的学理依据和跨国合作

张 艺

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邮箱：yizhangvicky0305@126.com

**摘 要：**本文叙事的契机是西方后经典叙事学意图超越语境化的国际视野的叙事学建设的期待，叙事的目标是将绘画翻译为非语言类的叙事信息，在故事与神话的可能世界，带领叙事界面的分析模型与阐释工具一道进入大型的对话的世界神话世界，不仅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文学世界实现绘画叙事文学向绘画叙事的学科化的转向，而且在新闻媒介叙事影响力的帝国秩序的叙事帝国的顶层设计上组织与设计国际绘画故事与国际绘画叙事主导的国际交往与跨国资本运行的艺术市场的全球化。

**关键词：**画笔；国际绘画叙事学科；学理依据；跨国合作

收稿日期：2020-07-30；录用日期：2020-08-11；发表日期：2020-08-31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1 引言：绘画叙事在西方经典叙事学向西方后经典叙事学转变的地位与功能

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叙事学兴起，西方叙事学的发展出现了空间叙事的转向，并逐渐实现了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从研究范畴角度看，经典叙事学讲究历时性，以文字作为主要表现形式；从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角度分析，后经典叙事学讲究共时性，以跨媒介和多元化为主要表现特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互动性和语境化的发展态势。我们想追溯西方叙事学如何从经典向后经典发展的叙事理论史，探究西方叙事学公认的两条主线之外的主线的实际发展情况，并作出与当代叙事学研究意义的阐释性与生发性不同的当代叙事学研究故事的建构性与表现性的新表现主义叙事学的发展规划。

研究将聚焦超越叙事语境化的一种可能世界，即真正的跨文化和跨国度叙事如何在本土化与国际视野的“碰撞”而非“之间”成功组织作为跨学科发展的叙事学方向的学科纲要与学理提升。叙事学内部长期被占据研究眼光的是作为文字叙述的学科，其实，自古以来旨在探讨叙事的外在演示与叙事的艺术功能的图示研究在经典叙事学实际发展的历史地位与角色如果不是作为第一层次叙事主体服务于叙事文本中讲故事的人，也绝对不会低于绘制叙事故事的叙事层的作者地位。在显示出来的以热耐特等学者归纳的异故事与同故事，故事内与故事外的叙事事件的进程层次之上的是参与故事进程的绘画者与讲述者合作的第一层次叙事的叙述者身份与绘画叙事领域的界限性的规约。

如果说经典的元叙事和它插入其中的第一叙事之间业已构成了不同的关系叙事，非文本作者讲述的第二层次元叙事作为故事主体的参与角色不是传奇作者就是留白故事的叙述进程者。第三层次叙事领域内的引事的“讲故事”与“新故事”在第二层次的“闪回”与进一步“深化”的非对话非合作的障碍内与突破藩篱的传记叙事学在展现故事创新方面的优势，利用文化记忆保存下来就形成了“带有天赋标志” [1] 的诱导型叙事，这一叙事领域其实是一种为受众提供信息的视觉艺术，在抒情性和情节性两方面追逐绘画叙事的动力，从而变成了费伦等学者眼中的西方视野的绘图叙事。这种叙事具有极强的开放性与延展

性，留下“最精彩的故事世界” [2] 在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经典叙事学的绘画叙事理论的回归。在实际的操作中，第三层次的叙事在主题学上借鉴国际古典文化色彩在不同时空、不同叙述的流传和变异，立足本土的中国传统叙事理论资源，在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记忆的界面上释放出“影响迷雾”与“自身传统” [2] 的可能路径。把握了这一层次的绘画叙事的思想与经验，理论与实践，我们从世界文化的内部观察这一层次叙事的跨国界特色，衔接好从文本为中心的古典叙事向非文本为中心的后经典叙事的走向，建设好叙事哲学向叙事美学转向的本土经验和国际舞台的叙事谱系。这一定是一次叙事学研究的重大转向，是一次以语言为媒介的叙事研究向以身体为媒介的叙事研究的转变。之所以跨文化的叙事学研究还没有真正实现，多国叙事学研究者已经敏锐意识到问题所在，即是语言的藩篱不及时的身体意识。正因为身体意识绝对的非语言化，舞蹈、音乐和绘画的艺术才有合适的时机表现出超越语言的优势。这一类的“提早”的西方叙事非文本为主，凭借自身西语的优势在西方文学世界里自由穿梭，相互启发，脱胎于西方绘画叙事“放送”的“信息” [3]，以与西方世界积极对话的姿态共建文化策略与表现，引导着在西方叙事话语体系内的非话语艺术体系的叙事文本，并保留叙事意识被掩藏在神话表演的叙事文本“雪崩”之下的美术资源与文化资源的“联姻”。

一般认为，不能用文学批评术语来表述绘画艺术，因为绘画不能被翻译成任何其他形式 [4]。沃尔特的这类认定绘画叙事的孤绝性从绘画艺术本身理解，绘画叙事与文字叙事的真实“隔离”，实际上决定了视觉效果是绘画艺术的根本属性与第一要义。书画同源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经典叙事学内部，绘画与文学等其它艺术形式同属于人类文化领域的“展现”艺术，早已属于公认的“书画同体”的艺术史。今天我们打开《叙事理论百科全书》来查阅对“绘画叙事”与“视觉叙事”的界定，梳理出来非绘画叙事的视觉性与绘画叙事的文学性的差别在继承文学的图像艺术与创造文学的绘画艺术不同的表现艺术的创造力。也就是辨别出了绘画叙事本身所展示的文学的事件性与视觉艺术叙事的戏剧性与表演性。因此我们阐发出来一个问题，即绘画是否也是一种记录方式？绘画作品中的叙事成分与叙事性之外，是否也同时有绘画记录情节与勾连回忆引发

的故事的情节安排与复活表现。答案不仅在西方绘画史上可以寻得，在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溯源与探寻，也可以澄清这样一个艺术事实：被非绘画叙事的视觉叙事占领与“隔离”的元绘画叙事与文学叙事不相通亦本身亦有记事性的本质，绘画叙事在叙述文本的特征之外，还在故事显现与故事讲述的层面上存在与吸收了第一层次文学叙事精华的故事层不同的外故事构建。外部的绘画叙事与内部的非绘画叙事理应不存在文本展现的冲突，倘若因其故事世界的叙事与插入的第一叙事层的讲述人身份与意图真实的发生了冲突，在叙事的“可能世界”与“或然世界”之间的“叙事漩涡”发生了层级的触礁，我们认为首先要明确的是叙事规约的层次与叙述者的身份。提出第一层次的优先方向与插入层次的同时界面的有效限定，不同的实际绘画效果的讲述人的功能方可得到真正的释放与发挥。异故事的叙述者的身份与界面叙述者的功能虽然发生在互相隔离的不同的故事世界，但彼此之间已不需要用文学批评术语来加以描述，属于第四层次叙事的道德意义。绘画叙事的道德性在第一层次缺失的逆转，交会在第二层次的创造信息性。在艺术趣味史上就是负责解开一个文学谜题，同时设计一个绘画谜题的纯艺术叙事，这种求解的叙述者与创造者，既是传统的叙事角色，亦是异类的叙事道路，它从隔离实现了突围，从“记录命运”走向创造命运，第一次解开了绘画叙事的可翻译性的秘密——逃避绘画叙事的外在演示，内聚焦故事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心路历程与精神风貌，逐步以神话契约的方式释放出绘画叙事的“除了思维”以外的一切艺术可能。

主题学是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转向的关键词。借鉴和利用主题学特别是母题的文学资源，进行叙事的加工改造，是主题学文学在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中流传和变异的关键。因为离开了自身传统的借鉴，没有世界文学的视野，不会有对利用原资源的保护与反哺。古今中外对这一创造变态的叙事学造成的血案和惨剧的教训在今天看来仍然应该得到醍醐灌顶的教训：作为在西方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已经发生转向的叙事学科进程的发展中业已贡献了重要的美术资源和中国叙事学发展雏形的绘画叙事，如何在自身的学科发展规律的周围划清一条理论的界限，积极从事中国的叙事学走向世界的传统中国的具有世界美术意味的国际绘画叙事理论，结合考古美术学与神话地图学，在解开谜题的业余，回归和

建设成功古典叙事学的绘画故事展现，谨慎规约叙事学谱系图的绘画文学事件与绘画故事再造，隔离政治的不利影响，在中国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内部发挥和引导好国际绘画叙事学贯通中外、古今对话的学科气魄与发展前景。

## 2 一个“理想”：绘画叙事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的发展与绘画叙事的学科化

“绘画叙事”不仅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的一个发展方向，与戏剧叙事、电影叙事、舞蹈叙事、建筑叙事同属于非文字媒介叙事，它早已隐在的以一种小说叙述的技巧，尤其是法国意识流小说的技巧和小说的一种体裁，尤其是意大利宫廷传奇的绘画小说的虚构类叙事这两类“朦胧”的绘画叙事文学在以诺贝尔文学奖为典型的绘画叙事的“作品高地”上绽放出绘画小说这种独特的小说样式的光彩。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绘画叙事的发展痕迹最初是以美术的理念影响和改变着小说的结构和叙述。跨国的绘画思想资源启发和鼓舞着小说家以自己的文笔坚持小说的美术哲学化，传递着不同的祖国的源于生活美学的文学美学。西方经典叙事学学界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绘画叙事在从理念走向学科的发展道路上，是否已经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遴选过程中形成了绘画叙事意识潜在的叙事文学。梳理绘画意识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创作的影响，不仅可以进一步证实文学与绘画的内在关联，指明诺奖文学的一个发展方向；经典叙事的理论与经典叙事的创作之间有没有互文的、预述的、反叛的、纠正的种种相互同时空显在或隐在的对话关系，这一命题更值得我们深究。这些经典的获奖作品的宝贵的绘画思想资源是文学发生变革的动力，是绘画叙事从文学化走向学科化的“过渡地带”。

在进入诺奖文学史与绘画关联研究的命题以前，有两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与本研究的逻辑联系在这里声明。第一次因为公开的性侵事件采取评奖停摆以应对文学信誉危机的瑞典学院，在笔者的世界美术视野里，视文学的清流高于非意识的性，维护的是评选流程不可提早泄露的文学司法公正，未必见得是完全无法容忍“破壁而入”的性这一最古老、而又最新鲜的意识闯进诺奖的古老而又时髦的殿堂。至于这一事件的非道德在文学世界里恐怕用另外一种眼光、另

外一种态度来理解和分析，“未必如此”“未尝不可”也会成为叙事伦理的可辨析范围。在现实世界，不道德的事情自然是不名誉的，必须予以剔除。在文学世界，此类丑闻最好还是以文学的思维，乃至超越文学的思维来达到“有所化解”“正本清原”的文学“归化”。在我们看来，性侵事件反映出性与美的态度这一人性的根本问题拒绝了表面上的高雅与“严肃”，走向了“去中心”“反权威”的“狂欢”[5]与“坎普”[6]，成为了经典故事之外的非主流叙事，其中也存在着叙事主体的故事外视角的牺牲了女性叙述权威的身体叙事，这一类的叙述声音如果在“不入流”的叙事文本之外得到聆听和分析，一定会呈现出势必会动摇诺奖精神和理想的新人类的叙述意识。有机会采访性侵门事件的当事人，我们想在世界文学视野内的美术和性爱意识来规约和引导这类其实是虽然另类但也彰显出对僵化的美术文学的不满情绪，最好是自立门户成立世界实验文学，在诺奖的精神规定之外，全力探索身体叙事这一与道德无关的另一种叙事文学。身体叙事在法国意识流文学内部早已出现有脱胎而出的端倪，其原因在于经典的女性意识流文学美学上的滞后和与文学浸淫的时空的“内爆”[7]。走向反经典的意识流文学的外部，这一叙事事件文本化规约为一定要处理好叙事伦理与叙事视角的问题。若是能够从美丽研究和性爱意识研究的角度，透彻分析法国意识流叙述的这次极端“流溢”现象，我们相信，会为章程在全方位思考后的制定提供一个并非特例的另类叙事文本。

诺奖停发期间，瑞典学院在认可记者这种关注现实的职业敏感性的非虚构文学叙事的思想谱系上，推出了“新学院”文学奖，有些类似于新闻学院的文学奖。新设奖项并非取代诺贝尔文学奖，与诺奖“创作出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评奖目的不同，新文学奖旨在找寻一位“讲述了全世界人类的故事”（“今年要替代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新学院奖’”）的作家。讲故事的人作为一种叙述的视角向来是经典叙事学的拿手好戏。与诺奖看重理想主义倾向的未来视野不同，新文学奖提出要重视淹没在历史尘埃的故事，从讲故事的主体向叙事的历史的找寻，变为叙事的历史向故事的主体的找寻。故事与叙事在西方经典叙事学内部的区分与联系，论文的第二部分将详细展开论述，在此先一笔带过：在绘画的领地，绘画故事与绘画叙事最主要的区别在前者是表现主义的，后者

是意义主义的。在诺奖文学发展史上，早已是绘画故事的思维有助于作品的主题设计和叙述技巧多于绘画叙事的观念有助于作品的结构变革和文体变化。最突出的例子是绘画传奇小说的大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创作的伊斯兰传统宫廷细密画传奇小说。帕慕克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谦逊地说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实际上，讲故事的叙事者拥有着十分宝贵的叙事资源，可以连通起历史的传奇再现与时代的“精神之眼”，而且能够在叙事策略的层面上达成比较良好的叙述效果，收获跨越国家的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人性共鸣。新文学奖某种意义上是延续了诺奖历史对这一领域的曾经重视。新文学奖创始人亚历山德拉·帕斯卡里杜说：“奖项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诺奖，而是想要把它变得更‘当代’，面向世界、包容和透明。”（“今年要替代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新学院奖’”）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如何在当代的新事背景下讲好故事，如何把故事讲述得富有当代性，如何以故事本身的新意的阐发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大型对话。第一届的获奖者玛丽斯·孔戴是“一个很好的叙述者”，她“书写了殖民者是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以及殖民地的人们如何在其中搜寻过往”（“今年要替代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新学院奖’”）。孔戴以非洲黑人女性特有的乡野苦吟传统讲述了在非洲一次次发生的悲剧。作品的魅力在于小说以磅礴大气的史诗风格还原殖民年代，同时也以独特的视角书写了历史。那种以上帝的视角来解读人类的历史，不带一丝的偏见，总会使人感到慑心动魄。历史传记叙事之后的偏爱艺术性叙述的故事，绘画故事传奇小说应该说是最具有魅力也最值得期待的作品类型。在帕慕克之后的作家如能迅捷地作出反应，积极参与到凭一段绘画故事的再创造投身到世界文学的大型对话，甚至是直接改变世界文学与世界美术的历史潮流，是一项不仅可以迅速得到称谓是新文学奖的诺奖二代的青眼的创作事业，而且是从创作的经验中总结和提升国际绘画叙事的学科规律和学理的便捷道路。分析和预测诺奖与新文学奖在绘画叙事与绘画故事领域的文学的突破，是在国际文学视野中迅速捕捉绘画叙述的功效，迅捷提升为绘画叙事的学科，也就是从文学化走向学科化的道路。实现了学科化的绘画叙事必然会启发出更多的独特的绘画叙述文学。

绘画叙事文学的形成在诺奖历史上无非是绘画思想作为一种美术资源进入

到叙述技巧的改造和绘画故事作为一种叙述主题进入到组织情节的展现。前者最成功的作家是黑塞，他掌握到写作者可以像现代主义画家那样思考的写作方式，在画与画之间的回响之中，触摸到一种犹如法国作家奥利维耶·罗兰用形象说来比喻的两种不同的小说形态。后者还包括奈保尔的名作《抵达之迷》的创作。作者根据基里科的同名画作编写而成一个古典故事，勾连起从文学创作与绘画艺术的跨文化视角思念西方绘画主题的感情旅行。有没有一种绘画叙事文学不在这两种方式“之间”，是一种真正的国际绘画叙事的第三条主线？叙事与故事的文本界面的区分大凡是技巧与母题之别，按道理在叙述的可能世界的概念运行是没有冲突的。叙事与故事在事件的组织和安排上截然不同，在艺术的发展和变革上互相借鉴。我们要真正建设国际绘画叙事学科，一定要在“开始”现存的“叙事”和“故事”概念，发明出融合叙事和故事的第三条主线。在这里，我们称其为国际绘画叙事。称其国际，立意在学科视野与运用都属于世界主义的理想。沿用绘画叙事的概念，此时的绘画叙事已经不是绘画影响小说的叙述，而是绘画作品的叙事性与故事组织的神话性既分离又统一的结构主义与表现主义相互成就的艺术。国际绘画叙事的宗旨是文学反哺绘画创作出绘画作品讲述故事的神话性与当代性，绘画改变文学书写出新小说作品发声新闻的超前性与未来性，与此同时，阐发与总结国际绘画叙事学科的应用经验之上的理论提升。

### 3 一个“辨别”：国际绘画故事与国际绘画叙事作为叙事界面与学科理念的区分与方向

在文学创作中的虚构，故事事件在叙事作品中总是以某种方式得到再现。再现手段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电影镜头、舞蹈动作等。西方叙事学家一般采用“故事”与“话语”来指代这两个层次。以故事与叙述的“两分法”来描述叙事作品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传统。当“叙事”从一类作品向一种“间性”发生了概念的转换时，西方文学的文本叙事传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反文本叙事的媒介叙事产业。新兴的媒介叙事并没有如想象中给文本叙事“带来”活力，相反叙事性质和叙事效果不同的叙事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降格了经典的文本叙事传统本身的自我更新能力。

我们知道，经典的文本叙事传统有它自己的自我创新的动力、叙述变革的需要与艺术创造的可能，它往往是提供非文本叙事的新业态理论智库的策源地。也就是说，以文本叙事为中心的叙事学研究自身的理论发展，能够为跨文本叙事的动态界面叙事提供思维方式与实际操作指南。突发的媒介叙事虽然也能在一定的“侧面”激发文本叙事“突破”文本的藩篱“释放”“出来”可资借鉴的叙事魅力，但是毕竟文本叙事的理论建构自身的从以文本为中心向以表现为中心的设计与规划就会被埋没和取代。在创作经典的虚构叙事，公认故事是以事件与情节的方式得到复活和再现，目前将戏剧叙事、舞蹈叙事与音乐叙事都看作是在文字叙事之外的故事再现的手段。这里学者普遍都把故事与叙事当成是作品的某种安排，只不过叙事是作品的观点的组织与人物的塑造的直接手段，而故事是穿插在不同的叙述层的讲述的回顾与主题的再现。在叙事学学科的学理层面，故事与叙事属于不同的叙述行为，有着不一样的叙述者的思维风格。在叙述手法与叙述视角的角度，两者常常出现互相的借鉴，故事可能变成叙事的故事内容，叙事也可能变成故事的叙述手段。若要区分出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以里蒙·凯南为代表的叙事学家指出是在其故事的相对独立性上。故事可以用不同的媒介表达出来而不随话语形式的变化，这是故事的独立性的主要体现。我们认为，凯南在故事与叙事的区分问题上走进了文本叙事与媒介叙事的误区，文本叙事的焦虑在图像与媒体的泛滥，文本叙事在阅读效果上无法与数字人文的发展进行竞争，于是文本叙事把本来可能在叙事作品中再现的故事抛入了媒介叙事，并没有重视和珍惜故事叙事所能够在叙事学科内部起到的交流与合作。故事与叙事不存在需要独立的叙事动力，在文学研究的内部，故事与叙事是共同“穿越影响迷雾、回望自身传统” [8] 前瞻学科未来的发展关系。故事与叙事的各自的主题与主线，往往是古典派文学资源与现代派小说理论的相遇关系。古典的美学资源与文学资源爱好到现代主义小说的结构与叙述中“生发出”古今对话的华章，奏响了跨越时空的心灵所能达成的生命的强度。对故事和叙事造成“威胁”的非纸媒的叙事是新媒介叙事，在释放故事与叙事的文本世界的悬置“幕间”，也许是会在故事时间的偏离与叙事层面的退化存在冲突。在组织和呈现媒介叙事与文本叙事的跨学科关系之外，故事的再造是叙事解决好叙述的焦虑的根本道路。故事在叙事的层面之上与叙事合作，

提供非文字但是也非媒体的经典叙事资源——绘画故事与绘画叙事结合的美术资源。我们提出提供绘画故事与中西绘画叙事的理论资源，目的在再一次促进和引导西方小说理论的变革和创新，从小说叙述家的视角联系西方经典叙述传统与西方古典绘画资源，解决文字叙述的叙述效果的焦虑问题。我们提出国际绘画叙事的眼光与视野，首先要明确国际绘画叙事与国际绘画故事的发生界面与概念辨析。目前我们把国际绘画叙事与国际绘画故事限定在西方经典叙事学学科内部，重点放置在经典文学叙述的层面之上，理由是来源于西方古典的美术资源在学理上不能低于来源于法国意识流小说革命的叙述理论。国际绘画叙事与国际绘画故事不是概念的差异，国际绘画故事是主题学（母题学）上的舞蹈的故事、音乐的故事通过文字表达的内容，国际绘画叙事是经典的西方绘画理论应用到作品创造的技巧。二者交相辉映成为经典的国际绘画叙事的作品与理论，验证着通过文学叙述层的舞蹈故事、音乐故事与绘画故事在绘画叙事的思想武装的背景上，所设计出的国际一流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叙事大型作品，并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对话与西方经典叙事学的学科引导和合作建设。

为了富有效率地迅速建起国际绘画叙事作品与国际绘画叙事学科，有必要在研究里进一步明确国际绘画故事与国际叙事叙事作为叙事界面与学科理念的区分。国际绘画故事与国际绘画叙事都是处在文学叙事界面考虑到叙述可能世界的“触发”临界，我们把二者规约到西方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转向的非文字媒介叙事的界面，重点分析和建设电影叙事、戏剧叙事、新闻叙事的舞台叙事与媒介叙事之上的典仪叙事。电影、戏剧与新闻都可以说是民间的娱乐与资讯的信息载体，绘画故事的绘制与出版，是比古老的说书人传统更古老的“图书馆”珍藏仪轨，在从贵族的神话世界走近平民的阅读习惯，不仅是古老的文艺的复兴，还是与民同乐的文学仪式的上演。规约在学科的内部，主要是考虑到典仪的正式化与章程的严谨。生活需要仪式感，毋宁说经典故事的颁布。我们立意从建设国际绘画叙事学科起，规划和组织学科与研究的系列，最后释放古典故事现代叙事化的道德劝诫与美学魅力。国际绘画故事首次提出神话故事世界的概念，结合东方正典舞蹈与音乐，探究西方与东方文学世界的遇合与分离，点明神话故事的叙述是仪典—神话的叙事，不是提供神话化小说叙事的

素材，是社会—历史叙事结构的神话时间，轮回现象与循环时间不是死而复生的叙述时序，记忆与传统的国际化经验的神话的现实性是“圣言”的文本和现实主义的原则。从考验和甄别麦粒的关键性时间辨别真诚的现实主义的神话与虚伪的神话主义的现实，是社会文明与进步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谕”的“天启”，是治疗西方社会那种现代主义的精神疾病的在古典公民社会的艺术创造基础上的经济交往方式与财富创造方式的升级。国际绘画叙事早先曾经在西方小说变革发挥了难以估量的意义，它的对人类的思想和创新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正式的承认。这一次绘画叙事不仅作为故事组织，作为西方小说发展的予惠者，绘画叙事不图从当今的现代小说得到叙述的回报，在另外一个维度即古典绘画自身的古老的美术资源内部，自主发展和变化出西方绘画叙事的理论，甚至是中西比较绘画叙事理论的纲要和指南。小说能够从绘画资源拿走发展和变化的结构和视角，已经是叙事学界的“共识”。这么多年绘画叙事学科发展的滞后，在叙事学内部的相关学科，均有绘画叙事的影响。到了绘画叙事本身迅速做出自己的反应，总结和建设出西方绘画的叙事理论，与这些非文字媒介的叙事理论协调发展，其关键在浪漫主义的绘画风格必须在理性主义的绘画理论的规约上，作出自己的理论建树和独特贡献。绘画叙事完全可以不用故事的讲述和展现，在经典叙事学学科的一般规律的不同的学科章程作出一个学科的发展设计。用了绘画故事的设计，绘画叙事的理论日益成为一个自我能够设计和更新的既古老又富有活力的理论领地与作品高地。我们在区分国际绘画故事的神话性的非现实维度与国际绘画叙事的早已文学化的小说功能时，不要遗忘这样一个十分古老的方向——无论是绘画故事，还是绘画叙事，它们的发展方向向着文学的道德承担，最后才是美学的艺术绽放。

#### 4 一个“率先”：提出在理解主题性绘画的知识触碰上建设国际绘画叙事学科的学理依据与发展规律

叙事学的外部观察者认为，叙事学早已超越了结构主义叙事学进入到“叙事帝国主义”时期和叙事学研究的“跨国狂欢”之中 [9]。作为叙事学的内部

研究者，我们提出的学科现状与学科走向是结构主义的浪潮拓宽的是文学话语研究的空间，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自古代以来传统的叙事视角，在边缘叙述的强有力的冲击之下，没有叙事策略智慧回应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结构主义，要想成为叙事帝国主义的桥梁，语境化的或者谱系图式的“维护结构”终究还是会为“情景化的”与媒介性的叙事所替代。我们在此谨慎地表示，叙事学的发展远远没有达成研究的跨国狂欢，尚有重要的叙事资源等待维护开发，重要的学科建设等待迅速提升。跨国家的与跨文化的叙事学研究虽然业已收到重视，但是真正思维与心灵之上的叙事交流尚未走进绵延的延续阶段，更遑论“触碰”与“天启”的灵感的传递与上帝祂愿意显露的知识的真理启发的叙事的“秘密”。我们说这是一个秘密，意思是秘传的知识与有效的保守，一定是在社会层级与阶级斗争之上的，而且是与个人的意识形态无关的西方绘画史的精神。一直有学者在议论结构主义向表现主义的过渡，叙事学随之发展成了后经典叙事学。我们在长期观察这一认知后，欣喜地表示，非文本的媒介艺术的视野促发了文学叙述的结构主义向表现主义转化，这在叙事帝国主义真正爆发的媒体时代很有现实意义，应该得到经典叙事学学科内部的大力支持。我们想要提出，不在经典叙事学也不在后经典叙事学背景中的绘画叙事建设学科的逻辑。绘画走进自身的理论背景，再造叙事理论，故事与叙事的“界面”都不在现有的经典叙事学背景中，在理解主题性绘画的知识触碰。要想进入这一叙事“界面”，西语与绘画的双重优势是必须，与上帝的天上王国的情缘是钥匙。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的朦胧与西方古典的主题画的照亮，它们相互的拾级而上的殿堂朝圣与擦肩回眸的思念，不是奈何桥上的遗忘，是对殿堂内锁上了的传奇故事的渴慕。只有有了清泉边的小鹿的心灵与树林里的狐狸的身手，或者存有最高贵的最耐心的圣杯骑士的梦想与契而不舍的毅力，才有这样殊胜的契机——转身看不到任何一层台阶，殿堂内的叙事奥秘已然显现。

与音乐的召唤性相似，绘画也有主题的召唤性。在绘画的叙事与叙事的绘画高空，主题性只是绘画叙事的一个比较低级的层面。界定其低级，完全没有宗教歧视的眼光，是在艺术创造的王国，造型艺术的座次是低于绘画的其它艺术。我们在这里显示以信息为主体的主题性绘画的奥秘，不仅仅是阐释绘画叙

事源头上的独特的艺术语言，示范绘画叙事的肖像式心理故事在不同的语言体系的阅读，而且是解答压缩了的戏剧性情节记载的场景绘画，其主题讲述的精神在不同时代的风貌创造。在显示主题性绘画殿堂内的秘密之前，我们把殿堂外的争论作一番陈述性的总结。对业已存在的事实性的叙事的概括，我们称谓为陈述性的意义的阐明。一个非常普适的历史规律是迅猛兴起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叙事的动力都是“意图改变欧洲绘画从主题的再现性到本体性的探索路径，显现绘画创作从宏大历史叙事转向自我的内在叙事。因此，宗教题材的主题性绘画创作从现代主义兴盛那一刻开始，便被逐出现代艺术史的书写范畴”[10]。现代主义艺术浪潮之所以有时候成了主题性绘画的艺术天敌，不仅因为现代主义艺术作为一种脱胎于主题性艺术的运动对思维与心灵的叛逆，更加因为倡导削解意义拉平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的过度的民主化支撑了这种美学情绪。我们不质疑这种现代主义激浪运动的积极，也不抛弃这种实验性极强的艺术尝试的先进。我们显示的古典的艺术秘密与依附现实关系的现代主义丝毫没有联系，这既保存了古典的主题性绘画的纯粹，也保障了古老的绘画法典对套用绘画情节的“缓一步驱逐”。在提供宝贵的叙事资源之前，我们明确一个规约，我们提出的主题性绘画叙事在古老的绘画传说的内部，与传说的外部的学理关系是故事内容与叙事技法。为了纯粹地回答殿堂内故事的召约，对现实世界的现代主义绘画小说设置的屏障，我们把祂定义为赴约的秘密性。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描绘了从天而降的上帝将手指指向亚当，仿佛在上帝与亚当的手相互触碰的瞬间像接通电源一样上帝将灵魂赋予亚当。上帝赐予亚当“知识”的赋魂“召见”是这样的理性，也有移情的触碰，甚至是灵感的流转，赋魂与失魂的瞬间却是“天顶壁画”的天旋地转，在我们古代人眼里这是情感的失魂落魄，在西方经典知识体系这是知识的移植再造。是不是适应，会不会出现文化的休克，甚至发生美学上的互克，这一切的一切在绘画叙事学领域我们把祂定义为主题性绘画意识的复活，因为被召唤的叙事性与体验式的叙事性的规约一定是意识的螺旋上升，是离开叙事的结构主义，走进故事的回忆主义的画魂的约会。

殿堂的天顶壁画机缘巧合照亮房间与心灵主动闯进殿堂的不约而来，都有一个类似于避开恒河上的金叶船或不喝奈何桥上的孟婆汤的勇敢的抵抗，为的

是自己的美术记忆经过转世没有被削弱而是得到了世纪延续的应许。我们称这种比基因更重要的记忆的保守为与上帝规定的遗忘拔河，为拯救心爱的人的一次立约。度过了这一抵抗，我们带着悲悯与慈爱的笃定的心愿，先一瞥与解读天顶壁画的奥秘。遇到天顶壁画，迅速截取叙事的片段，转身娴熟地化为音乐的与舞蹈的表现体系，这在绘画殿堂里是画魂守护者最不应许的套用绘画故事的利用，此种叙事技巧的偷盗有一个曾经举世闻名的忌讳，那就是偷取壁画传说必须帮助真正的画中灵魂完成她自己的心愿，必须把表演的故事里的美术性获得的财富捐给贫苦的小孩。我们讳言不遵循绘画的忌讳的产生后果，只在理解主题性绘画的情节与思想，以作品的诠释者的身份，成为文学叙事世界的“在路上”的信息传播者。写作收到上帝祝福或诅咒的故事书，不自知地变为真假先知的信使，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曲线的安排，我们谦卑地不敢以全知叙述的视角解释与洞见画里信息的“意中人”，不同的信息来源不经与画源头的相互识别都在发展为西方旅行文学的分流，会有不同国家的信息接受者认出这些旅行文学的绘画源头，在叙事与故事的迷宫收获自己的心得。美国作家桑塔格的情人世界主义诗人布罗茨基有一个著名的隐喻“诗歌的漂流瓶” [11]，我们管这种不明来源不知来路的偷出来的绘画信息叫画魂的漂流瓶。谁捡起她，谁就有义务完成她的心愿，记叙她的绘画故事经验，解开她的绘画房间谜题。这一项义务与道德，在绘画故事世界是以心灵的契约为叙事责任的，必须反对利用天顶壁画的美术宝藏，担当起主题性绘画的禁忌的执行人。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有缘与绘画故事的女主人公瞬间交换灵魂的女作者，她可以在得到画魂的应许后再现故事的情节而非情感，改编故事的寓意而非人物，甚至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到其他国度的绘画故事盗用一把金剑，移植和归化创造出桑塔格书写的《阿尔泰米西娅》“与主角共舞” [12] 的绘画记忆小说。这本小说从出版起就受到了世界美术潮流的忽视，主要原因是评论界没有相信作者真的是属于与殿堂外的画魂与画作小说作者私下签订了契约的阿尔泰米西娅文学遗产的解释者的写作身份，而笔者是桑塔格文学遗产里早被她设局套用的一个“全知”的解谜者的写作身份。最权威的解读《阿尔泰米西娅》的方式之一是先建设国际绘画叙事学科，这个学科的学理依据是绘画的记忆与回忆者的文学资源，发展规

律是故事的禁忌与故事的创造。我们面对西方经典叙事学向西方后经典叙事学转向出现的媒介叙事与经典文学叙述融合的趋势，应当要珍惜自身的主题性绘画的知识体系与情感触碰，迅速建设国际绘画叙事的学科，阐发其学理依据、发展规律与运作规则。

## 5 一个“前瞻”：国际绘画叙事学科自身对后经典叙事学的贡献及其跨国合作的艺术前景

国际绘画叙事学科의 正式提出，主旨不是要在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学科的内部或之间起到介入的叙事，也就是推动或促进西方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转向。国际绘画叙事学科的发展，从故事与话语的区分与纠结中走向了故事本身的彰显与设计，叙述的技巧也不是来自叙事层，而是来自绘画世界。国际绘画叙事学科的显现与提炼，客观上纠正了叙事学界在小说叙述与新媒介叙事两个方向上逗留太久，很难处理叙事主体与传播受众的心理期待，实际上该学科的显示，把叙事的很多核心的概念推上了故事创造的层面，进入到神奇的绘画叙事的世界。这一特殊的艺术领地，有着母题学（主题学）最富有的精灵王国的思维与知识，可以“幻化”为世界文学、世界音乐、世界舞蹈、世界戏剧表演体系的人物、情节、交流、地图。此时此地，经典叙事学的理论与流派许多都可以被当作精灵王国绘画叙事的叙事道具。在“接上”西方经典叙事学的叙事“武器库”之前，我们先阐述国际绘画叙事学科的定义、归属、特点、规律、事件、路径、方向与前景。国际绘画叙事学科的主题性比方法论重要，国际绘画叙事是一门神话学的知识在造型艺术与情节设计的故事安排的特殊表现艺术，她最主要的学科定义是主张超越“魔力”与“张力”的神话故事的触引叙事，叙事的内容与题材不是生活世界的真实，也不是政治世界的意识，我们不称其为“魔幻现实主义”，选择称这种叙事门类为神话创造世界的美丽契约主义。她的学科的归属是比美术考古学与神话学还要富有神话艺术性的故事的叙事化，在世界文学内部还没有她生存与发展的一席之地，因为她的学科属性如果用文学来规约其本质，会扼杀绘画叙事本身的天赋与功能，甚至会跌落到比较文学的美术视角，而不是绘画世界的神话故事。绘画叙事也不应该走进

世界美术的学科内部，因为美术的思想与技法固然可以为绘画叙事提供准备，但是绘画叙事不等于世界美术，不是世界美术的一个流派。绘画叙事是神话故事与舞蹈戏剧精灵王国的知识提供与背景展现，是神话的大型主题的跨国流转，而且是自她诞生起就处于随时随地会从一个知识的念头裂变为不同国度的传说，在大型绘画作品的创作与音乐舞蹈身体语言故事展现，学科的归属是神话学，方向可以称为古典神话学的现当代创作。音乐的、舞蹈的、戏剧的、园林的叙事学必须成为其国际合作的成员，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学科，预先称其为古典神话学的当代艺术创作。绘画叙事学是这个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但有时她也可独立成为绘画故事的叙事理论与作品创作。国际绘画叙事学科的特点在神话性，在揭秘天顶壁画与传统水墨画、土耳其宫廷细密画伊斯兰教传说与波旁王朝博物馆收藏情妇试验绘画等绘画故事，提供绘画思维的历史的、思想的、叙述的宝贵资源。再造故事之后还可以创造绘画神话，学科的跨国度与跨学科是不言而明的。国际绘画叙事学科有她自身的发展规律，首先，她必须是以大型作品为导向，然后才是表演，最后才是狂欢。因为该学科的探索性极强，因其神话的非理智与未完成特点，很容易被有叙事心机的主体利用，演变为暴力的革命或邪教的入侵。从文本探索的叙事泄露到真实世界的信息传播，泄露到生活世界的成熟套用，会出现与该学科设想与建设初衷违背的各种事件。我们称其为精灵力量的外部释放，有法国的古老神父学的学者在桑塔格的著作中提到过“营地”，十分类似于这种信息的泄露与精灵王国之外的属灵的信息的接触，形成的营地内部蔑视看待为“邪教”的宗教信息的载体。虽然不能预知这些绘画信息的扭曲与变态的结果，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引导这些借用神话绘画的叙事事件为善意的绘画王国的使者，尽可能不走上吉普赛女郎的占卜术，或者是通灵的绘画故事的承担者。在社会学的角度，这些得到的是不完全的绘画信息的执行人，很多都会在思想变态的层面改变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爆发一个阶层或一个国家的革命。开明的能够把握国家航船方向的统治者不见得不能欢迎这些绘画信息，从美术史的角度，这些提早表现的绘画信息错过的是故事世界的最精彩“部分”，也就是帝国叙事的美术信使，她的路径是全球化的神话叙事，她的思维是阅读与表演，是艺术生产革命的划

时代来临。她的方向是从作品的诞生到艺术的表演，从帝国叙事秩序的确立到帝国叙事生产革命的爆发，从帝国神话王国的输出到帝国神话经济改革的艺术思维。她的前景是建成国际一流的叙事学学科，联合考古美术学与神话学，国际合作创见发展一门神话学的知识创造学，在艺术的图示叙事与现实的国家思维的层次上，在剑桥叙事学内部与生活的外部世界之间，引发从学科的建设到知识革命的到来，也就是类似于大英帝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次我们把自己的前景称为帝国叙事的艺术革命。

国际绘画叙事学能够提供西方经典叙事学与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资源首先是概念的升级。文学叙述里的传统情节观与绘画叙事带入的故事情节观显然是有改变传统小说家把情节看作故事内容的倾向，情节可能是文化记忆的复现。绘画叙事学的思维瞬间可能升级和变化经典叙事学的人物观与塑造手法。“功能型”人物观与“心理型”<sup>[4]</sup>人物观是文学叙述世界的典型人物，在绘画叙事世界，表现型人物观与表演型人物观还不是人物性质的主流，道德寓意型人物观与身体语言型人物观是当今绘画叙事对文学叙述的最主要的影响。绘画叙事的理念与文学叙述的概念一经发生互相接触与启发，就会迅猛地彼此领会到经典的叙事概念如何在西方经典美术的背景生发出独特的叙事机制，形成敏捷的叙事趋势。而绘画叙事的主要核心概念与经典叙事学的学科与流派的发展动态相互对照，就会突发敏感到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前景不再在经典的小说叙述，绘画小说也不完全是后现代主义叙述的最重要的潮流，绘画故事的作品及其叙事理论体系的建构，是西方经典叙事学跨越语境主义的叙述语言、应对新闻叙事与新媒介叙事的意义危机的属于绘画叙事自身的理论贡献。纸媒的叙述习惯，在现代主义特别是英法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早已是一门非常细致的讲故事的技法的魔幻术，美术的思想资源的贡献自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不争的事实。当今社会，叙事学的叙事动力有对传统纸质载体不耐烦的倾向，不仅是对图像叙事的，尤其是摄影叙事的紧密的结合愿望，而且古今中外的叙事人，从文本上的“烦”“跳脱”到或然世界的艺术尝试，总会伴随着本文的非文字媒介叙事的经过。如果没有及时记载与记叙，便又遗失了宝贵的叙事资源。绘画叙事的故事题材的设计，与本文的文字媒介的叙事交流与合作，能照

亮西方经典叙事学的前进道路，能从以文本叙事为中心的研究倾向转化为以绘画作品为中心的解秘倾向，不再是中国的叙事学者理解西方的宝贵的叙事资源，发展为向西方输出中国的叙事学者的西方思维与西方艺术。我们还能结合中国传统的叙事资源，探索和研究中西方叙事学的源流关系，向西方学者介绍我们在国际叙事学上的探索的发现与设计，适当的时候邀请西方学者进行国际合作。国际绘画叙事学能够提供西方经典叙事学与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资源其次是思维的突变。绘画叙事的精灵王国的知识秘密是最精彩的内容。我们举三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一个是树林里神圣的雪白独角兽，他的艺术精灵的魔法可以启碰到诗歌的心灵，于是布罗次基在艺术想像中写下了“心灵的猎手如一匹黑马来到我们中间”的名句，著名的画家徐悲鸿画出了万马奔腾的生命的力量。这些在当时是顶级的作品都是得到了精灵的触碰爆发的艺术天才。一个是“俄罗斯偷熊蜂蜜”的神话传说，贵族姑娘想绣出一幅红梅图却找不到丝线，丝线都被集市上的女人与舞台上的晚娘偷走了，只好找到替代丝线的食物——蜂蜜，搅拌成浓郁的苏莫尔茉莉花茶，就像苏格兰高地上割麦的唱歌女郎唱起的“你的心宝贵得玫瑰都难以替代，但是你没有得体的丝裙，我的廉价薪水只能让你偷这罐蜂蜜，因为他本来就是你的”。一个是草原上的白狐神话，传说千年白狐有种特殊的媚鬼通灵的叙述术，能在夜间化身为柔美无骨的人形，通晓古今中外的叙事故事，擅长发掘恒河上下的叙事宝藏，白莲花是她的座席，红色肚兜是她的叙事道具。当她穿起红色的肚兜，狐皮大氅批在外面，进入到对方的房间，她就会坐在当事人桌子上一把勾住脖子，要瞬间同意她的叙事意图。在签署了叙事协议后，白狐突然歌舞启示自己在精灵王国的身份与被驱逐的命运，对方受到感化，从一个白面的书生顷刻间化为桃花木渎雕刻的大将军，一把横抱白狐的叙事信息，封典白狐为戈壁荒漠上的“保惠师”，进入艺术符号学王国，变成不显明的艺术符号，因为会有太多的叙事捕获者想得到白狐的肉身或心灵，白狐隐藏自身在三层的叙事时空，变成并不苦恼的叙述人，一直到赶狐人掀开了白狐藏身的叙事层，这时白狐无可奈何只好显明自己的叙事身份，把箱子里的叙事道具拿出来分享，讲述自己业已遗忘的前世的叙事记忆。国际绘画叙事学科提供的思维的变化因其主题与情节的特殊，必然要走向跨国合作的

文化资本市场。学科的发展前景在叙事学内部不是狭窄的通道是高层的空白，具有无限发展机遇与可能，她的核心要素是故事的神话与叙述的精灵，是如何在故事的组织、设计与展现的情节里运作与安排舞蹈、音乐、戏剧、建筑、园林的叙事学的叙事道具与叙事特点，从以绘画叙事为背景变为以绘画叙事为动机，合作与打造为国际大型绘画舞台艺术文本，在巴赫金的复调的、对位的、多元的动态化与语境化的叙事艺术的层次之上创作出纯粹的、溯源的、探索的、神话的场景的契约化与故事化的富有创造魅力与叙事形态魅力的艺术文本。她的井喷式的发展契机将伴随国际叙事学科的学科规律的呈现而随时发生动态化的变化，在西方经典叙事学内部常常管此前的参照式发展叫规约的情景化叙事，国际绘画叙事学科在国际交往与对话的舞台文本的艺术创造优势，在学科内部我们应当认知到事涉美术资源的移植与再造，在外部事务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学科的发展必定能提供国别的国际交往与国际合作的新规则与新导向。

## 6 结语：绘画叙事在当代叙事学哲学与表演的全球视野意义与艺术性提升

绘画叙事对叙事学的某些“经典”问题与“后经典”方式均能起到概念升级与思维升级的启发作用，是解决当代叙事学超越叙事语境与叙事认知的“藩篱外的故事声音”。在传统的叙事学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对绘画叙事抱有浓郁的期待，原因就在于绘画叙事中有太多系统的故事讲述的编码与情感的描绘，是能够“诱导”与“启示”文学叙述灵感与色彩的特定的叙事。故事不仅有社会生命，还有其文化生命与神话生命，只有将文化记忆的留存在绘画叙事与经典叙事合作的层面上，从叙事文本的内在的交流与非叙事文本的外在的表现相互结合起来，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叙事及其化身就会回到她自身从绘画中化身出来的叙事的叙事传统。这一过程是文本叙事与绘画叙事互相提升意识与理念的难得的理论发展契机，我们倾向于不再用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转向的历史缘由与态势这些概念和流派来表征，我们想统一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为叙事学哲学。至少鉴于以下几点考虑，在我们的绘画叙事学科内部，不再运用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学科称呼，第一，所谓的经典与后经典，

这是一个历史的也是一个具体的动态发展的概念，并没有永恒的不可被推翻的经典一说。第二，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没有之间相互取代的必然发展趋势，很多教授在课堂上带领学生议论后经典叙事学的话题使用的是经典叙事学的方法，说明二者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第三，引导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不在学科内部相互取代，停留在林立的叙事学概念的争论与分类显然存在哲学上的误区。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歧别与共鸣，分化与共识的著名的议题与发现，最好能够在叙事哲学的更高层面的引领道路上，迅速恢复叙事学科特有的叙事优势与叙事活力。我们最重视的叙事学的范围是当代叙事学哲学，当我们显明我们的叙事学科的当代性时，我们的学科意义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当代性是强调学科的历史背景与溯源，同时强调能够提供比图像即时性叙事更富有美术价值与命运创造的新闻类绘画叙事。人物类新闻作品是新闻叙事学的现行范本，从媒介叙事学的角度我们当然能够深入分析与深度报道新闻作品的叙事规律，从绘画叙事的角度这显然成为了另一个故事，也就是从“记录命运”瞬间转变为“创造命运” [13]。新闻叙事类型升级为大型神话叙事内的故事的听闻者，成为特约传播人物美术形象信息的放送者。故事的设计与叙事的调遣，从新闻叙事的叙事工具的角度，无疑会降低故事的神话性与叙事的文学性，会遮蔽人物形象的绘画性与人物性格的艺术性，这时候我们想起傅修延先生的提示——“穿透影响迷雾，回归自身传统”。表面层次的新闻叙事在内容与形式上显露它的当代信息的实效性，这一点在我们新媒介叙事学科内部看来，它显示的是信息的即时性与叙述者的图像艺术的价值。只要是信息就必然有信息的接受者与信息的抛弃者，从叙事学科的价值观念角度，拣选与划清界限的信息删选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信息的发送者在介绍与推出信息源的有效信息时，遇到的信息的支持者与信息的阻挡者，在叙事学科熟悉的模型里，这一类“叙事触礁”，属于典型的偏离叙事穿透的交流的“不可靠叙述” [4]。滞后的接受眼光或者是当代性不足的接受视野，信息如果不发生一次与二次的“内爆”，它的出路只能是包装与重组以后升级的经典叙事的叙事哲学化，将大众接受效果不良的叙事艺术创造为镶嵌在其中的故事叙事，叙述的重心从小说研究的意识流突转为美术展现的身体性，从运用叙事学的分

析工具的理性阐释突变为艺术设计思路的故事绘画作品揭示的文学创作秘密。唤醒绘画在神话世界的地位与作用，从神性的故事性里的“雅典”的艺术规律，揭示叙事王国的哲学层次与故事设计的非语言奥秘，猛敲发展中的西方叙事学在经典与新媒之间观察的错失，叙事的重视从认知到解读到想象，从叙事的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这一次我们从信息的帮助者的求解的叙述者，向信息的创作者的释谜的绘图者，这一叙述身份的变化与叙述意识的变化，是一种无法习得的本领，它更多来源于天赋与本能，更神秘的源泉是直接来自神的宗旨。展示与解读这些神的王国里的信息，是我们承担的神圣的教师的责任，绘画的智慧树上结出来的智慧果，经过理性思维的抽象总结，就成了叙事的哲学。叙事的哲学再经过表现的艺术的化身与演绎，就成了叙事的艺术。二者结合起来，叙事的艺术哲学，她的神话性与当代国家神话演绎版本的不同，显露的是绘画叙事在当代叙事哲学内与外的思维与身体。心灵的思念是天上王国的真理与地上王国的智慧，身体的叙事是思维浓雾散去以后自我意识的自然艺术表现，她应该是舞蹈的身体抒情语言，是声音的身体舒展意识，是与精灵王国对话的戏剧喜悦，是带着绘画故事的人物一道分享叙事范围与叙事空间的善良。在当代叙事哲学的理论视野，善意的叙述者的叙述前提是作为表意作者的预向性的实现，是女性主义的叙事视角能够从语境主义走进神话故事，从体验的哲学能变成绘画的哲学，至于这三个叙事要领在区分善意的叙述者与非善意的叙述者时，叙述者是不是成熟的信息的发送者，它会不会引导信息的意义创造过程，一般不在批评者的视野。判断善意的叙述者在叙事艺术内部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与传统的概念相距甚远的现象学领域的诱导性发展原理与意义的启发性发展原理的南辕北辙，无疑绘画叙事能够纠正这一乡野的诱导性叙事对传统的意义型叙事的耽误，也就是绘画叙事的思维的逻辑与味道，在音乐的语言叙述的协作里，传统自身的灵气与魅力，比乡野收苹果的民间诱导性叙事层次更高，确实可以诱导艺术王国内的叙事学学科发展新的学科制高点与世界上激动人心的神话学科。绘画叙事在当代叙事学哲学的地位已经阐明，在当代叙事学的表演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仅是背景与人物的塑造，它甚至可以升级和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改变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倾向与市场设计，它还应当成为改变人性与

世界上一切向往美好生活与真挚情感的人民的讲述意识与思维。绘画叙事在舞台上的剧本的叙事学演绎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可以瞬间提示大型歌剧的美术设计的档次，在全球文化的视野里，拔升人物的音乐视野与意识表达。绘画叙事在舞台上的芭蕾舞剧的大型对话的作用更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份，精灵王国的艺术形式之一的芭蕾舞，尤其是法国宫廷蓬巴杜夫人最喜爱的芭蕾舞表演，舞蹈背景与道具有无绘画的帮助，简直成了一个天一个地的呈现区别。向西方歌剧借鉴的中国传统歌剧的设计与表演，没有西方的思维与绘画的包装，停留于革命样板戏的内容与民间身体语言的表达，在本土化的红色经典上尚有发展空间，在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国际化的当代语境，显然是不合适的。之所以革命的经典不欢迎西方的绘画，很大程度上是意识的实际冲突，但只要事实上与西方艺术界接触，很快会意识到叙事的眼光是比叙事的策略更重要。因此对话与包容的世界文化视野的叙事意识是我们坚持并发展的理论的策源地与重镇所，我们试图在叙事学学科内部“摆平”经典与后经典的争论，与中国的西方叙事学的专家学者们一道，在绘画叙事的界面上，迅速发展国际绘画叙事学科与提升西方叙事学的学科档次与议题深度，从而达成大型叙事作品设计来回答文本的艺术从来没有败在摄影的艺术之下，因为资本主义的媒体时代终将过去，高雅的经典的文艺复兴的时代必将到来！

##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历史进程与文学嬗变：苏珊·桑塔格后期跨媒介写作的符号学研究及文学经典的重读及传播”（30915013110）阶段成果及2015年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国际符号学视野中苏珊·桑塔格后期长篇小说、戏剧及电影创作研究”的部分成果。

## 参考文献

- [1] 汪莹. 叙事学研究及图像叙事新探[J]. 新美术, 2016(1): 95-97.
- [2] 王卓. 一幅后经典叙事学家族谱系图——评尚必武新作《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6): 107-110.

- [3] 王振军. 论中国叙事学的建构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6): 130-135.
- [4] 申丹, 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5] 北冈诚司. 巴赫金: 对话与狂欢 [M]. 魏炫,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 [6] 桑塔格. 反对阐释 [M].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7] 麦克卢汉. 2000, 理解媒介 [M]. 何道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8] 傅修延. 中国叙事传统的回归与重建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11-03.
- [9] 曾燕冰. 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的成就与展望: 评尚必武新著《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2 (2): 155-158.
- [10] 尚辉. 重识主题性绘画的叙事特征与审美价值 [J]. 美术月报, 2018 (9): 6-12.
- [11] 张艺. 约瑟夫·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 “永不褪色的墨水瓶” [N]. 文艺报, 2016-08-12.
- [12] 桑塔格. 同时: 随笔与演讲 [M]. 黄灿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13] 赵利利. 人物类新闻作品叙事学初探——以《南方人物周刊》为例 [J]. 新闻世界, 2016 (7): 94-96.